



□ 12
3598
6



門口 12
號 3598
卷 6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先進第十一

疏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

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

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分類了
卷号 74(10)
通背

<49-1963>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註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

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疏子曰。至先進。此孔

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

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謂五

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

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

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

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

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者

如猶若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則我從先

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則我從先

至人也。云先進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

禮樂益。若也。云益觀損。損則為野人。若以益損俱得

則為君子也。云後進云者。此謂以益損俱得

時中。故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者。此謂以益損俱得

有古風。以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者。此謂以益損俱得

結。先進比三王。乃為古也。此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鄭玄曰。言第

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也。疏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

其所以也。疏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

亦失于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

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

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感於天地。將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至子夏。此章

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

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

論語集解卷之六

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爲人
 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
 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
 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
 俱雖在德行之中而顏子爲其冠云言語宰我子
 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
 曰政事冉有李路者
 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冉有
 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
 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
 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
 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按四科次第
 立德行爲首乃爲可解而言語爲次者言語君子
 樞機爲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
 別比言語爲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
 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爲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

此言唯言
 其言大遠
 而後言
 變公不第七問同

子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已
 也疏子曰至不說○聖人爲教須賢啓發游參之
 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
 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
 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
 群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
 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疏子曰至之也昆兄也謂
 兄弟爲昆昆明也尊而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
 騫者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
 騫之無間謂盡美也
 論語集解卷之六
 三

南容三復白圭

註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至

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哀公下。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

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疏

季康子

○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畧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註**孔安國曰。顏路

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

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

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

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請

賣以營槨也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

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

義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

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

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

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營者既天屬

各深昔我子死我自其有車尚不賣之營槨今汝子

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

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

由無槨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為子作槨也

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

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為大夫而云從大夫後

者注鯉曰不可徒行人為國官而云在府未脫左

也駿賻於舊館人不可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

也鯉也無槨將以悟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

喪予註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也疏顏淵死至喪予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

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

道猶可冀縱不為君則亦得共為教化今淵既死

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

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

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

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惟聖人何能以一人為半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

此注亦和無也

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外者神。故知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

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疏顏淵死。至為慟。

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謂哀甚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見自。知慟。故問

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為顏淵哀慟。而應為誰。即吾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

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

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

疏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

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邠者也。

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緣回父有厚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回不得猶父也。我葬鯉無槨，而不能止回無槨，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是夫三子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救世弊也。○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薄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伐辭曰：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須孫妨生以遂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

疏 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

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問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之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世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也？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者何也？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可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汝尚未知，即見生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也。汝尚未知，即見生之難明，又焉能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問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

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

以壽終也。**疏** 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問閔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

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閭閻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者此二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剛強也。子路性剛強也。侃侃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懽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袁氏曰。道直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

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

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

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貫事也。穀詁文。史漢謂曰。例為故事。曰。貫亦謂曰。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曰。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曰。子云。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

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曰。子云。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

作也。疏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為長府者。魯人為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為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臾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子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

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

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

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
 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
 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
 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便不復
 敬又為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為人不可
 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為弟子才德
 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
 也若近而言之即以屋之堂室為喻若推而廣之
 亦謂聖人妙處為室處為堂故子路得堂顏子
 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
 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為其不敬故引之於堂
 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
 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
 說孔子解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
 過猶不及也**註**愈猶勝也

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為
 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謂子張性繁冗為事
 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
 闊行事好問不及若師為事好過則師愈與者愈勝
 也子貢又問若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
 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
 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為物軌人
 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
 以貽也於

李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也**註**孔安國曰冉求為

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攻之可也註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

責也疏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

謂為周公也蓋周公且之後也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

大故周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

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

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

為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

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

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尚仁義今冉求遂為季

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

治如傷仁義云小子云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攻

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

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

者衆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

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

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宰是安國曰至士

也○卿士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

魯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僻註馬

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嘒註鄭

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嘒嘒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

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 柴也。至屢中。云柴也。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曾者。參。曾參也。曾。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辟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辟也。王弼云。辟。飾過差也。

云由也。嘖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嘖也。王弼云。嘖。剛猛也。云子曰。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賢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末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隱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

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
 一未。一忘。故。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者。謂此孔子。又評子貢。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焉。
 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焉。
 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
 以。為。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江。熙。
 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
 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
 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
 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
 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
 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
 必。亦。能。每。中。也。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
 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皆。有。死。凶。君。為。主。其。先。凶。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
 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
 王。弼。云。命。爵。命。也。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
 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而。

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言回至心也。○云。
 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
 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
 道。者。謂。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柴。參。之。屬。也。
 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柴。參。之。屬。也。
 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嘖。之。害。故。不。
 能。至。知。庶。幾。之。道。也。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
 能。懷。道。深。遠。故。庶。幾。之。心。云。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
 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
 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者。無。
 愚。魯。僻。嘖。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者。無。
 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
 不知。之。由。也。申。不。能。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
 心。不。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
 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
 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
 子。之。命。也。偶。富。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者。無所求也。曰。無所求。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求也。曰。無所求。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求也。曰。無所求。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求也。

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並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安

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

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

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

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疏子張問至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

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

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蓋先王禮乐有所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白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煇而詩止。言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王徑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入聖人之間。與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

論篤未得其解。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得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

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不可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人。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故。君子辭也。故云。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行。人。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論篤。至人。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除蘊取好。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者。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云。云。者。威。而。不。備。三。皆。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不。必。備。三。皆。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備。三。步。往。迹。不。能。入。闕。奧。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

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

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子路

論語集解卷之六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路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云

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也。此也。若聞有周窮

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

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

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之乎。言

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

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

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

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也。云云。云云。云

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名也。云云。云云。云

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

公西華名也。云云。敢問者。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

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

大小者車馬。小或一食。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並不諮。求大小悉諮。今故抑也。但子路欲令其並諮。引冉之必諮。令其並不諮。過不嫌其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

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苞

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疏。云。子畏至敢死。顏

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

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至。而孔子云。汝

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死

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

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庾翼云。顏子則未能盡窮理之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為指南。啓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為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乎。將以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味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也。輕死非明節也。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節**。孔安國曰。至後也。○**節**。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

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

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註。孔安國曰。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
 李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
 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
 主亦不與為大逆也。疏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
 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
 誇已家能得此二賢為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
 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
 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
 之問者由求也。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為
 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

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
 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
 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
 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
 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名
 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聞孔子云云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
 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
 為之。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
 有弑上之事則二人亦云云者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若
 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弑之
 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
 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說季氏雖中正。貴其以假
 不能敬其言也。盡諫者以說季氏雖中正。貴其以假
 猶言已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為多問也。○孔安
 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
 汝所問為異事之問也。

左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子產曰以未可知否
子皮曰愿吾愛之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
行必有所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苞氏曰：子

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孔安國

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

窮者也。疏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

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

未習熟，若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

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

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

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

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

民事神，此即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為

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

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使為政。而

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辯之辭。

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此子羔為學藝

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

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

學，以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

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

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夫

子路曾皙註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
 何以爲治乎。子路卒爾而對。註卒爾先三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
 飢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
 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
 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
 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
 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
 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黜爾何如鼓瑟
 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

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為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疏子路至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說此言以勸引

曾生起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於
 指高而適。三子出者。曾皙後。故問孔子。在後未去。云曾
 茲陋矣。云並先出也。云曾皙後。故問孔子。在後未去。云曾
 點。故曰。云並先出也。云曾皙後。故問孔子。在後未去。云曾
 皙曰。云。其理如何也。云子曰。吾心所志也。云曰。吾
 所言之。雖各不同。然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曰。吾
 子何言。由也者。點呼。孔子為吾子也。點又云。若各
 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也。
 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笑。卒爾不讓。故耳。夫為國者。必
 應須禮讓。而政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為國者。必
 讓。故笑之耳。云唯求。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非笑。
 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非笑。
 志於為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
 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士。
 如五六十。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士。
 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

即非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
 笑。赤才德。有明己不笑之。故因美之也。○
 曰。哂笑也。○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
 為笑者。也。○鄭玄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
 祭祀者。四時及禘。六服各隨。服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
 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庭。服者。諸侯將有
 征討之。事。則因朝。竟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命。則與。東方。巡狩。若王
 征之。此是時。見。方。若東方。不命。則與。東方。巡狩。若王
 有事。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十二年。一巡。狩。若王
 覲。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覲。曰。同者。周禮。又。有。時
 聘。曰。問。殷。覲。曰。視。並。是。諸。侯。來。聘。玉。此。亦。無。定。時。有
 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玉。此。亦。無。定。時。有
 是。時。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玉。此。亦。無。定。時。有
 人。少。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玉。此。亦。無。定。時。有

克已復禮者終身
於禮也力仁者行安
民之道也非謂克已
復禮即仁也欲行安
民之道必先納身於
禮而後可得而行也
脩己以安人

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歸其仁
克已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
非禮者謂似禮而非
禮也
克己者治己而已

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規見之言通也云端玄端
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
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
周未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宗廟及會
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
也○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
路猶是一黨輩耳笑
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疏

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為門徒
之冠莫過顏淵故

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註**馬融曰克己約身

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况終

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

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

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

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

敬事此語必行之**疏**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

子曰云云者克己復禮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
己身返於禮中則為仁也于時為奢泰過禮故
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為仁也范甯
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
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云一日云
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若

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為
 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
 他人也范甯云言為仁在我豈俟彼為仁耶云顏
 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
 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禮之理而請
 敬事此語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
 事猶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

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
 在家為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怨也敬行仁之本怨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

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循事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弓南面之志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

疏 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

敬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若使民力役亦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也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怨己及物則為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怨怨二事乃為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怨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為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註孔安國曰訥難

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註孔安國

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疏

司馬牛問至

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司馬牛

者其言也詎者答之也詎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

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說言於人仁事必為難也

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則深則言必為難也

王弼云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訥也云

曰其云云者疑牛又疑云言此語之難便謂此為仁

乎一云云者又答也為猶行也凡行可謂為仁乎云子

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

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

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故

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

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

子司馬犁也○犁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

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

憂懼也**疏**司馬牛問至何懼也云司馬牛問君子

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子曰云者牛嫌

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諮之云子曰云

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己心無有慙病則何所憂懼乎○

無罪惡內付視己心無有慙病則何所憂懼乎○**註**

過及已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

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

君子不憂不懼
仁者曰非仁且勇者
不能
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

有兄弟而曰無言
語之道為亦
憂者憂未然也

疑其大臣而不任
以近習為其耳目
古今通弊也故孔
子以不蔽於近臣
為人君之明可謂
世之至言已

子貢為邊邑宰
而問政
民信之者言民信
其為民之父母不疑
也

也已矣。註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
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
及之也。疏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
譖者。答也。浸潤猶漸漬也。譖。讒謗也。夫拙為讒者
則人易覺。巧為讒者。日漸漬。細進譖。當時使人
受而不覺。如木之浸潤。漸漬久。必濕也。故謂能
讒者。為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
也。上之薄。縞也。愬者。相訴也。拙相訴者。亦易覺
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
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
人者。為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

浸潛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為有明也。云。浸
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
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
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
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玄拔。鑑巧無
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彌深。微顯
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譖。潤。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
見之深。乃出於體遠。云。譖。潤。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
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
鄭玄曰。至禍也。○此巧譖者。○馬融曰。至實也。○
巧愬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許。可受。若皮膚外
語虛妄。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
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也。
者。即是膚愬。積漸入於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

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信之。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民不立也。仁而民信之是信之在民。

梁惠王曰喪地於秦辱於楚。泗之如何。孟子對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質勝文雍也。篇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

不可失信也。子貢問至不立云云子貢問政者

之也食為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衛故

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眾離背故

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

詰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合被逼

耶云曰去兵者答也兵比二者為劣若事先去何者

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

信二事若假令又被迫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

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迫去中

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答去食又

致死雖然自嫌故更此為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

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死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已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鄭玄曰舊說

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註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

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

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

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棘子城曰至鞞也○

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文者

華乎云子貢曰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

也夫子謂呼子城為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

不用文為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云

不及舌者此所惜之事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

牽一車故呼四馬為駟也人生過言一出四馬雖

四馬駟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

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用

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也猶文故曰何用文為

者耳云虎豹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以

可也鞞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

政以毛文炳蔚為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

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

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為別乎今

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眾入乎

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文者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註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

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

孰誰也疏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

積年飢荒國用不足公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

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

徹謂十而稅一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

亦猶十二而稅一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

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者

公聞有若使為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

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為合我十而取一乎故云
 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
 若答君所以合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
 百姓得寬各從其業從人寬則家豐足君孰與
 豐足則孰誰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與足者又云
 不重稅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則君無與足者又
 食空竭人則民不足既公先豐二則貧無與足者
 謂誰與足也故謂之不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十而不足而
 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通所以發德音者而
 改天宜不言徹者一切云通也借王制云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玄曰切藉之言也借也孟子曰治
 田五十畝而貢於殷此七稅之助也周人百畝而
 氏五而貢於殷此七稅之助也周人百畝而貢於殷

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夏
 家少故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承於紂一故
 稍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承於紂一故
 通法也夏云貢者王是也分田與民作之於所獲
 十分貢一夏云貢者王是也分田與民作之於所獲
 一為君借民漸澆不復耕作於一信故分田與民
 君不復稅民私者為去王近為文而聽所畿內用
 之貢法之所稅然者旦夕從邦國諸侯悉用之公
 恤其私也若王旦夕從邦國諸侯悉用之公
 以然者為諸侯專一國之政又宣財也案此二文
 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財也案此二文
 畝傳曰非公禮也穀出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
 說既禮載私稅又穀出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
 以周禮載私稅又穀出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
 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崇德伊德崇也易
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主之云者以此而學
也古之學詩書禮
辨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哉
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此曰徒義皆加以
學是主字之義也
誠不以富二句程子
以為當在第十六篇
齊景公有馬千駟
之上今從之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徒

義崇德註苞氏曰。徒義見義則徒意從之也。愛之

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

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

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玄曰。此詩

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

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疏子張問至以異

德辨惑者。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子

又若見有義事。則徒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不

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己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
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者。猶是前所愛者
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
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
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為惑人之
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
耳。之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疏齊景公問

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于時齊弱為其臣陳恒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為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為父法故云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為子道故云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我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後陳恒弑齊君是也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

如豫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欲不爽諾也

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疏子曰至宿諾○云偏也折獄謂判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辯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言不逆言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猶許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疏子曰至訟乎○孔子言若有人訟而使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

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為

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也疏法子張問至以忠云云者張問政者問為政方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云約之

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徵無說
雍也篇同

成使成人之美
不使成人之惡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子曰

是云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已同故成之也惡與已

異故不成之也云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已同故成之

也美與已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

孰敢不正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疏亦季康子問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

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為政者正

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

上所自率己身為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君

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玄曰至帥也

○帥猶先也既為上卿故為同朝諸臣之先也

徵無說
古義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
表正則影直源清
則流澄故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

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凡民之非心皆上之所使苟為上者帥之以廉恥則民皆感化民知恥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

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

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疏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國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孔子

對云云者孔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

猶盜也言民所以為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

汝而為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

為盜則民亦不為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竊是不從其所令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而民為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

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

之化於上也疏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

為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人者其事

好不故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者孔子不許其

殺也言汝自為政由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

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汝若善則

民自善自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汝若善則

故也云君子云者更為民從上之道譬也君子人

君也小人君子云者更為民從上之道譬也君子人

所行其事如草也尚猶加也偃卧也言君如風民下

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卧東西隨風也如

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書君陳篇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論語集解卷之六 三十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

不疑為是之也

家必聞

註

馬融曰佞人黨多也

疏

○子張問至必聞

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為士之法何若為德行而謂得為達士耶云子曰云若為事是達而問之也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子張答云己所謂達者言若仕為諸侯及卿大夫者必並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為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是達也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為名者眾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為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

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為
 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
 為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
 不疑者。既不能為假。能為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
 疑之也。非唯不為他所疑而已。亦自不復自疑也。
 云在邦。云云者。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繆協
 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
 弊俗。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為理自異。達者。德立
 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
 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魏巍
 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於世。並終然顯
 稱名。則是有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
 孝。州閭稱悌。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
 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實者。取仁而行違者
 也。不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
 者。不聞者。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註。馬融曰
 之。至踰也。既謙引。謙卦。證慮以下人。所以是必達也。

隱隱惡也

崇德脩惡辨惑
蓋古書之文也

攻其惡。攻已惡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註。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埤

樹木。故其下可遊也。曰。敢問崇德脩惡辨惑。註。孔

安國曰。隱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也。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

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惡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

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樹

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者。既從遊而

問此三事也。脩治也。隱惡也。謂治惡為善也。問崇

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

故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已勞也。

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云云。攻其云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為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云。一朝云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忽則思難。故若人觸威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遂肆我忽。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忽。忘於身。又災禍及已。親此則已為惑。故宜辨明知而不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苞氏曰。舉。正直之人。

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見子

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

愛人謂仁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皆以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唯知人之賢不賢。唯賢人為難知焉。知人謂知賢人也。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注。孔安

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安

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陶伊尹。則不

仁者遠矣。仁者至矣。疏。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

子曰。愛人者。仁也。以側隱濟眾。故曰愛人也。云云。問智

者。樊遲又問智也。云云。子曰。猶曉也。已曉。愛

人之者。則為智也。云云。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云云。者。錯。廢

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也。云云。子曰。者。錯。廢

之。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也。云云。子曰。者。錯。廢

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為直。以廢置邪枉之

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

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嚮云云者樊遲既見
 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
 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也
 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天位選擇諸民衆中舉
 答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直也而不仁者不敢為
 得舉陶在位用之則舉直也云湯有云者不仁者恐為
 非故云遠矣即是一枉者直也云湯有云者不仁者恐為
 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恐為
 遠去也若孔子之言能使枉者去則其化子夏謂之去者能
 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之言能使枉者去則其化子夏謂之去者
 亦為商之未達也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
 湯之知人皋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
 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適
 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案蔡氏之通與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與仁者遠
 也為紆耳更若改味而善行之也則遠
 是遠惡行更若改味而善行之也則遠

否不聽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

註 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

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子貢問至辱焉云子

道也云子曰云者朋友主切磋若見有不善當

盡己忠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

云云者不謂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 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註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

成己之仁也疏 曾子曰至輔仁云曾子曰君子

文者禮樂也友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

為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文，禮也。武，勇也。禮以節文，勇以輔仁。故曰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文，禮也。武，勇也。禮以節文，勇以輔仁。故曰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文，禮也。武，勇也。禮以節文，勇以輔仁。故曰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文，禮也。武，勇也。禮以節文，勇以輔仁。故曰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文，禮也。武，勇也。禮以節文，勇以輔仁。故曰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曾子曰：夫子以文會友，以武會友。

樂天堂

佐藤了齋

藏書